

网络文学评论

张巍《女医明妃传》：
女医不必做明妃

□韩思琪

真正对女性的尊重,不应是囿于男性角色的。真正的励志,也不需要捆绑皇权与特权。作为抚慰与疗伤的大众文化,我们想看的不是明妃传,而是医女传奇,是“木兰要做尚书郎”的故事。真正的伟大不是不凡,当有一部作品,让我们看到平凡人没有贵人加持,凭借自身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她一生情路坎坷,周旋于三个男人之间,有一个如“白月光”般的初恋,许下“执子之手”但却被迫分离,帝王亦为她而倾心,后来落难草原,可汗为她保驾护航,一生一世双人,然而爱情终究是不能被成全,于是她寄情于事业,并为之奋斗一生。这并不是《半生传》中的半八子,而是《女医明妃传》中的谈允贤。

《女医明妃传》作为张巍的古装职场剧三部曲之二(另外两部为《女相:陆贞传奇》《女医:班淑传奇》),是根据历史人物改编的剧集,随后出版的《女医·明妃传》系网络小说,打着“女性励志成长史”的标签,然而当我带着高期待去看这部小说的时候,我看到的就如同剧集的logo一样——一个大写的“明妃”和一个隐去的“女医”。

练级女医
功成万古枯?

谈允贤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女医中惟一有著述留存(《女医杂言》)的历史人物,出生于医学世家,她的一生作为女性励志传奇的文本,应是很精彩的。然而在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却是职业身份的无限放大和无休止的爱情纷争。女主角情归何处、甚至于谁才是真正男主角的争论,成为了这部剧的卖点。

在这个标榜着职场与励志的文本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谈允贤是如何在礼教严苛、女子地位极低的明朝,通过自身的努力突破古代男尊女卑大防建立女医制度,怎样处理太医院复杂的人际关系与司药局的上下属关系,怎样给了愚昧的朝堂官员一记响亮耳光,并最终得到认可的;即便有提到,也都只是一个模糊的侧写。我们看不到谈允贤作为女医一步步的成长之路,甫一开篇,她便因救治了徐老夫人被封了“神医”,此后更是顶着“活观音”的头衔一路开挂。

然而结果却是一再的医疗失误,学艺不精、问症不明却直接开方子,间接导致徐夫人的死亡。谈允贤医术的渐进建立在失败的试手与真的血的教训之上,医者应是“胆大心细”,她很好地诠释了“胆大”却丢了“心细”,更为可怕的是,她秉承的信念是,“只要努力,只要救更多的人,我就可以赎回以前的罪过”,将生命与牺牲看得如此理所当然。小说更是将剧中王道士教会女主“医者仁心”的成长情节完全略去,只余一句“允贤跟着学了很多民间的医理”。作为医者,对于生命的珍视与反思均不见。“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理念可以用在任何一种升级流的文本中,唯独除去医者——这个本是治病救人的行业。历史上的谈允贤其人,“凡医来必先自诊视以验其言。药至亦必亲手自检斟酌可用与否”,学习大量知识,并在自身试验过无数次、掌握经验后,才开始为人看病,而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去“练级”。

创建校园文学特色学校

本报讯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校园文学委员会日前召开2016年全国校园文学工作会议,确定将“创建校园文学特色学校,发展素质教育文化强校”作为今年工作的中心任务。“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深化教育改革,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法治意识、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全面加强体育卫生、心理健康、艺术审美教育,培养创新兴趣和科学素养。”校园文学特色学校建设,对于实现这一要求具有重要意义。据介绍,该会计划凭借多年来在校园文学实践研究中的经验,整合优势资源,选择有一定发展基础的学校作为创建校园文学特色学校项目的“实验基地学校”,合力打造、创建符合教育规律、满足学生审美情趣与个性发展需求、文学教育特色鲜明、具有引领性与示范性的“校园文学特色学校”,力求培育学生的人文素养与创新精神,使教师专业化水平和教育观念得到明显转变,使语文教学及文学教育出现新局面,使学校文化特色内涵得到进一步彰显。(欣闻)



做一代女医,也并非冲上朝堂哭诉不公即可完成的,况且,小说中的谈允贤与其说是励志从医,毋庸说是一种被动的选择。她的决心从来都没有那么坚定,一如徐夫人案发生后,她便因害怕和对父亲苦心的感动准备“安分守己”,放弃从医,当她谭家的身份暴露再次遇险之后,她“现下所盼惟有祁钰早些回来,带上父亲和奶奶远离京城才能多一份安稳”。身世浮沉的她多次想要放弃从医。

这样看来,电视剧的版本还更胜一筹,如果小说中谈允贤将女医作为事业来追求,那么小说中事业全然是情感不顺的寄托。事业上的几次高峰,也都与情伤的刺激相关。她进入太医院是因婚事被吴太妃与安和郡主所阻,她“不想委屈求全,讨好他人”,因不想仰人鼻息所以宁愿多读几本医书。第二次在宫中建立起女医制度,“生命既已走到了这一步,允贤就只能把全部的心血都寄托在医女的训练之上,以忘掉心中另一隅的彻骨之痛”。一直以来她想要的,是“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她所求的也只是“惟有安稳”。

但她进入太医院的方式却是皇上的空降,能在宫中训练医女则是赖于自身贵妃的身份。换句话说,她依靠的一直都是男性的宠爱和其赋予的资源,她所救一人必为此后襄助的贵人,朱祁钰、于夫人、也先,若非认识皇上/王爷/可汗,她就不会成为女医谈允贤,甚至身负家族冤屈也是靠皇上帮助洗刷。梳理下来,谈允贤的“奋斗”其实一直是依靠着贵人与偶然。甚至小说中本应是高潮的围城之战居然靠雷劈对手,这样的简单粗暴。

真正的尊重
玛丽苏不是解毒剂

我们发现,太多的作品中,女性的可爱与优秀只能通过男性的爱来证明,当传统的两男一女的模式叙事已尽,就变为“一生一世三双人”,仿佛不如此就不能凸显出女主角的可贵。然而这种爱并不是两性间平等的爱。《女医明妃传》在微博印象标签中“听妈妈的话”。这个标签对应的还是白月光初恋朱祁钰,先是经历了莫名的黑化,而后我们发现,他其实是一个以爱之名施家暴之实的“妈宝”。当两人间出现了问题与分歧,他的解决策略便是“为了你好”式的情感绑架和伤害后无限次的道歉。当谈允贤九死一生从瓦刺人手里搏命回来,他心心念念在意的却是她有没有和也先发生过关系,甚至发生婚内强暴。等一下,这可不是“霸道总裁”的模式,这是一个家暴的故事。每次施暴之后,朱祁钰因忏悔而爆发深情,而谈允贤则是无数次原谅,这种无力感与离不开,是将女性的不安全感披上了“从一而终”的外衣再次出现。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是为了你好”,这种苦心孤诣背后却是父一子的权利模式,但是恋人之间最重要的是平等关系,这种将对方摆在了下一等级的预设,尽管有爱的包装,这颗糖嚼下去仍然是苦的。如果说此种无逻辑的黑化,只是为了衬托另一男主角朱祁钰的话,那么只能说小说的人物塑造过于扁平与脸谱化。

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于是她便寄情于事业。但此时,她发现“女子为医的禁忌,并不在于医术高低,或是否能不顾男女大防,亲为异性诊治,而是身为医者,就必须一专于此,可女人天生就是要嫁人生子的”。她的痛苦在于爱情与事业的撕裂,这种焦虑正是当下姑娘们正在面临的焦虑。尤其是在我们的社会,一个人奋斗是件极其危险的事情,与嫁给道德程序是女前辈们不同的是,只余道德幻觉残余在家庭生活中,城市职业女性遭受着商业性社会和乡土型社会的双重撕裂。但是《女医明妃传》却将问题的解决指向了男性的权利。依靠皇权与特权取得成功的文本,这并不是励志传奇,也不是女性赢得尊重的范本。同样的,励志女性半月、甄媛、陆贞、武则天在我们的剧集中,其实都是同一副面孔,这些女强人全部被塑造造成耽于情爱、被逼为强、依靠男性来成功的玛丽苏。

岭南意境展览及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4月6日至13日,“岭南意境——伍月柳北京艺术交流展暨岭南派北京交流研讨会”在京举行。本次展览共展出香港岭南画派艺术家伍月柳及其学生近年来创作的大量作品,展示香港岭南画派艺术群体对中国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创新,同时也希望借此增进南方画派与北方画派的交流。其中,首场展览在清华大学开展,研讨活动邀请艺术家徐庆平、伍月柳对话,共同探讨两地中国画艺术发展。此外,该系列活动还将在北京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同观众见面。此次展览系列活动由香港岭艺会主办,艺文创

一定要让语言比故事还重要

赵玫,这位在30年前以先锋文学姿态走上中国文坛的女作家,几十年来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每年都有新作品出版。最近她的五卷本文集“五叶丛书”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通过5部细腻、缠绵、哀婉、惆怅的长篇小说,又一次验证并继续阐述了赵玫30年来的创作理念——“一定要让语言比故事还重要”。

赵玫的小说如同她的散文一样,几乎没有震撼强烈的故事情节,也没有惊讶错愕的人物,只有独属于她的不可复制的“赵氏语言”。她的语言肆意铺排,行云流水,看不到任何叙述的阻隔。任何描写——无论是人物还是景物,或者是内心状态——在赵玫的笔下都没有停顿,哪怕稍稍舒缓一下的停顿都没有,永远都是在风云飘逸的叙述中悄然完成,而且完成得自然舒展、潇洒漫延。

仅以《莫奈的池塘》为例,这部18万字的小说,人物少得可怜,只以符号一般的名字出现:岑、奕、凛、仲牧等等。故事更是简单——简单得就像画家勾勒在底稿上的线条——几句话就能基本概括:从招募花园设计师开始,寂寞的女人,不曾名正言顺的情人;不动声色的你争我夺,又有另外的女人和另外的男人。于是爱情千回百转,又炮火硝烟。最后归于死亡的池塘,伤感的背影。

《莫奈的池塘》虽然故事简单,但读来却是引人入胜,究其原因,就是语言的魅力。赵玫的语言有一种天然的吸附力,只要看上几句话,就会被牢牢地吸引,欲罢不能。“语言比故事还重要”的小说叙事策略,注定了她的构思不可能“绞尽脑汁”。创作《莫奈的池塘》之前,她没有任何明确的旨意和目标,只是源于泰戈尔的诗作“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还有她在巴黎的奥赛博物馆看到的一幅画作《蓝色莲花》。

一幅画、一首诗,促成了《莫奈的池塘》的诞生。而且小说的发生地,那个怅然、忧郁的花园,更是来自赵玫早年看过的一位英国花园设计师的照片和他设计的花园。于是,“那些花园,让我有了想将此作为小说背景的愿望”。当然,除了《莫奈的池塘》,“五叶丛书”中的其他4部小说,基本上也都是这样的创作理念——让飞翔的语言翅膀,掠过小说的理智架构。

赵玫在许多次的创作谈中,不止一次地说,无论故事好看与否,我都会锲而不舍地将叙述的语言,当作写作中最重要的部分。但是,假如真的以为赵玫对于叙事毫不在意甚至完全忽略的话,那又是天真的误读。仔细分析她的小说就不难发现,她拥有自己的叙事策略,只是不显山露水,完全隐藏在她绚烂的“语言”之中。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她的小说是有精心布局的。《莫奈的池塘》开篇就是一个短句“静是园中魂”,而结束则是“因死亡而破灭的花园,很快成了枯草凄凄的荒园”。如此首尾相接、呼应,而且由“静”走向“荒”,怎么会是对叙事的忽略呢?又怎么会是“稀释情节”呢?

赵玫崇尚语言的魅力,深谙语言的重要,她几乎榨尽了“语言”的所有内在营养,这样的例子,在《莫奈的池塘》中比比皆是。无论是哲理意味的“用一个婚礼,衍生出两个悲伤的葬礼”,还是小说人物与经典作品的跨越通联:“他死了。是的,就像决斗中死去的连斯基。但叶甫根尼·奥涅金就幸福吗?”就是写性爱,也是如此飘逸,裙裾飞扬,“长久的疏远让他们重整旗鼓。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风卷残云”。

赵玫是一个“让语言生出故事”的作家。她用30年的写作历程,用80多部、1000万字的作品,阐释了“语言比故事还重要”的写作追求,而且不断地走向精致、走向语言的纯粹。其实,从某方面来讲,语言本身就是叙事,它是叙事的一部分,而且还是重要的一部分。

写作《黑羊》的危地马拉作家奥古斯托·蒙特罗索,之所以让哈罗德和卡尔维诺倾慕,就是因为他能在干净、剔透、简短的语言中,充分展示叙事者的魅力。蒙特罗索那句“当他醒来时,恐龙依旧在那里”就是最好的佐证。“故事”就在这简短的“语言”中。

不知为什么,阅读赵玫的文字,总会让我想起西班牙大提琴家卡萨尔斯的乐曲,他的演奏自然、纯净、高雅,正是由于卡萨尔斯的伟大贡献,从而抬高了大提琴作为独奏乐器的地位。阅读赵玫的小说,特别适合身旁响起音乐声。假如让我选择一种乐器,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大提琴。当然,一定要是卡萨尔斯演奏的大提琴曲。

“字道2016”开启文字美学的盛宴

本报讯(记者 王觅) 3月25日至4月7日,一场妙趣横生的字体视觉盛宴——“字道2016”设计展在国家大剧院与观众见面。此次展览由中国文字字体设计与研究中心、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北方方正电子有限公司主办,纽约字体设计指导俱乐部等机构协办,共囊括了古今中外近200件设计作品。

“字道2016”集结了文字视觉领域三大世界级水准的主题展览:第八届“方正奖”字体设计大赛作品展呈现了当代字体设计者

展示年度华语流行乐坛新风尚

本报讯(记者 王觅) 4月3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发起主办的“MusicRadio 京都念慈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在京举行。这项一年一度的活动集结全球多家知名华语电台参与,汇聚了华语流行音乐的最新排行,力求展示年度流行乐坛的新风尚。活动现场揭晓了40余个各类奖项的得主。其中,林俊杰、邓紫棋分获年度最佳男女歌手,魏晨、刘若英分获年度最受欢迎男女歌

链接
作者简介: 张巍,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编剧、作家。编创代表作:《杜拉拉升职记》《男才女貌》《女相:陆贞传奇》《长大》《女医:班淑传奇》《女医明妃传》等;小说主要有:《女相:陆贞传奇》《狂奔的左左》及“职场女性温暖三部曲”之《太太万岁》《一生有你》等。
网友评论: 即使是古装偶像剧,我认为编剧在某些地方稍微加点深度会让这部剧更出彩:英宗被俘、还朝、幽禁、复辟;代宗从监国到即位,寻找权力幽禁大哥;于谦下死守卫京城的热血。这是一段很精彩的历史,可惜编剧仅仅只是把一部玛丽苏的古装偶像剧披上了“女医”、“明朝”的外套。
——网友yyxcynthia
干吗非想不开往正史上凑,架空多好?!土木堡之变是当时的国耻啊,这种皇帝画风变成明君了合适么?何况还有把代宗的功绩安到英宗头上这样的事情。
——网友陆月三
“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这一心人,不仅要“一心”,还要有权有势有财有貌。这种和天下最有权势的人的玛丽苏恋情,实在令我无感。如果允贤只是一个宫里的女官,得到了皇帝的尊重和信任,然后重点在“女医”而不是“妃”,相信这样的剧会更好看。
——网友夜瞳